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

江苏作家论

王干 著

里下河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既有对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也有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他们思想深厚，文采斐然，才情横溢，不仅体现出一种文学性与理论性交融的特征，而且深度彰显了里下河文学评论家共通的人文气息和品格。



凤凰出版社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

江苏作家论

王干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苏作家论 / 王干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7.9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 / 刘仁前主编. 评论卷)

ISBN 978-7-5506-2648-5

I. ①江… II. ①王… III. ①作家评论—江苏—当代—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7158号

- | | |
|-------|--|
| 书 名 | 江苏作家论 |
| 著 者 | 王 干 |
| 组 稿 | 泰州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责任编辑 | 汪允普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印 刷 | 泰州市隆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夹河路50号
独立车间: 海陵区苏陈工业园区南园区, 邮编: 225300 |
| 开 本 | 718×1005毫米 1/16 |
| 印 张 | 159 |
| 字 数 | 2681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06-2648-5 |
| 定 价 | 450.00元(全12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23-82225559) |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常胜梅

副主任：王 飞

顾 问：汪 政 费振钟

主 编：刘仁前

编 辑：周卫彬

写在前面

自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已陆续出版有《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提供了良好而详备的资料。第五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召开在即,我们专此出版《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冀望通过对里下河文学评论家评论作品的系统汇集,扩大和丰富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的阈限与特质。

里下河文学流派不仅有全国著名的文学创作代表人物,还有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这与里下河历代文人重视经史文章诗辞歌赋研究息息相关。这里不仅有名重我国古代哲学史的泰州学派,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还有中国本土经典文艺理论家刘熙载等先贤名家。显然,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和文艺理论基因,培育了当代里下河文学评论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展开,里下河文学评论呈现出井喷局面,从中涌现出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评论家,形成了以叶橹、黄毓璜、丁帆、朱晓进、费振钟、王干、汪政、晓华、王尧、吴义勤、温潘亚、何平等一批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评论家方阵,成为推动里下河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作为文学流派的内部现象,在国内文学界并不多见。

里下河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既有对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也有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他们思想深厚,文采斐然,才情横溢,不仅体现出一种文学性与理论性交融的特征,而且深度彰显了里下河文学评论家共通的人文气息和品格。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分单集与合集两类,收入 27 位评论家的文学评论作品。具体分为:

单行本 9 卷,为:

叶 橹评论集——《形式与意味》

费振钟评论集——《分离的价值》

王 干评论集——《江苏作家论》

汪 政评论集——《言说的历史风景》

晓 华评论集——《华丽家族》

温潘亚评论集——《忧思随草绿天涯》

姜广平评论集——《穿越与抵达》

吴义勤评论集——《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

何 平评论集——《无名者的生活》

合集分3卷,书名为《在场者的言说》,共收入里下河地区陆建华、陈歆耕、孙建国、陈义海、刘满华、徐可、孙生民、北乔、孙曙、陈军、陈永光、吴萍、严勇、陶林、周卫彬、卞秋华、易扬、汪雨萌等18位评论家的文学评论作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原拟选入丁帆、王尧等几位评论家评论作品,但作者意见避免重复出版,对此我们表示尊重,不再刊版。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编委会

2017年8月于泰州

说不尽的王干(序一)

赵本夫

我和王干曾在江苏作协同事十几年,熟得不能再熟。他先是在《钟山》杂志做编辑,后到省作协创作室当领导,管理专业作家。江苏那么一大帮有名的作家都在他手下。他不大像个领导,更像大家的朋友和秘书。王干成名很早,写过小说和大量散文、随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王干还是一位编辑家,在《钟山》做过很长时间的编辑,调到北京后,又在《中华文学选刊》任主编。在编辑岗位上,王干称得上是一位名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钟山》曾先后首倡“新写实”、“新状态”小说,王干都是主要的策划者之一,“新状态”干脆就是由他提出来的。这两个文学概念,都催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引起当时文学界的轰动。当然,也引来很大争议。但编辑部并不介意外界的批评和争议。因为大家认识到,作为一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期刊,在新时期文学蜕变、发展过程中,不应当是被动的,应当有自己的声音,有所观察,有所思考,有所梳理,有所倡导,有所展示。王干是敏锐的,他正是捕捉到当时文学创作的某些微妙动向,大胆提出一些新的文学概念。这些文学现象当然不是当时文学的全部,但它是一种新气象,有争论是很正常的。事实证明,“新写实”和“新状态”已成为新时期文学史上不可避免的话题。对此,王干功不可没。

在编辑岗位上,王干除了联系名家,还发现和扶持了大量业余作者。这是一个优秀编辑所必须具备的眼光和品德。后来,又是王干策划了“联网四重奏”活动,由《钟山》、《大家》、《作家》、《山花》四家有名的刊物共同拿出版面,推介文学新人,这个活动持续了几年,成为文学界引人瞩目的事件。很多活跃在当今文坛的青年作家,多多少少都得到过王干的热情帮助。但作为批评家的王干,也许更为耀眼。在当今中国文学界,王干更多是以批评家出场的。王干过人的才华、聪明、敏锐,是大家公认的,他的视野之开阔,视角之独特,行文之机智,都是独树一帜

帜的。和他在编辑岗位上一样,他时刻关注着那些著名作家的创作动向,因为他们对文学的思考和实践,常常代表了当时文学的高峰,研究他们和他们的作品,研究他们的创作思想、创作感悟,无疑可以站在文学的制高点上,对整个文坛起到启蒙、引领和推动作用。比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有了和王蒙的长篇对话录,就写过大量著名作家的评论文章。

王干的文学批评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是独立的文学批评,他并不一味肯定和褒扬,他只肯定那些他认为应当肯定的作品,对一些他认为不那么好的名家之作,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作品的缺陷和问题。为此,王干还曾惹过一场轰动文坛的官司。是非姑且不论,起码王干的批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一个独立创作的作家和一个独立批评的批评家,都应当赢得尊重。在关注著名作家的同时,王干还有大量文章关注那些不知名的作者。碰上王干的文章,我总是要看的,可有时对他评价的这位作者却完全不熟悉,出于对王干的信任,我有时会想办法找到这位作者的作品看一下,果然发现有独到之处。读王干的批评文章是一种享受,不艰涩,不掉书袋,不故弄玄虚,更不会离题万里。他的批评文章首先面对的是文本,而不是信口开河,不着边际。有时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批评文章,它可以看成是批评任何一部作品的,却终究什么作品也没有批评。但王干不是,他的批评研究是极有针对性的,绝不会空洞无物。有时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批评文章,几千字的内容里,起码引用十几段甚至更多西方理论家的观点,后头的注释一大堆。我们因此知道了很多被引用者的观点,却到底不知道这位批评家的观点。王干当然不会不知道那些西方理论家的话,但他不卖弄。王干的批评文章,极少这样引用别人的话,他用他自己的语言,鲜活、准确地表达出他的取向和判断。对一个杰出的批评家来说,他一生的建树也许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批评体系。如果体系要求太高,起码也应有属于自己的批评视角和语言。二是哪一位作家是你发现的。三是哪一部作品是你发现的。以此来衡量,王干已差不多做到了。

也许王干有太多的才华,太多的精力,他感兴趣的东西实在太多。比如社会上的诸多文化现象,比如关于繁体字的讨论,比如关于城市建设,比如关于足球,他都是一个热心的参与者,都能说出一些独特的特点。差不多十五年前,江苏作家曾成立一个足球队,和高校、新闻界打过一些比赛,这支足球队就是由王干牵头组织的。当时,不知他从哪里给每人弄来一身阿迪达斯的行头,那双球鞋,我至今还常穿上锻炼身体。王干还是一个围棋爱好者,前些日子在《围棋天地》上看到他和国手常昊、邵炜刚的对话录。这又让我吃惊不小。王干棋下得不怎么样,对话

录却高屋建瓴，一派大家气象。说起来，我和王干已是二十年的棋友。二十年前，我刚调到省作协工作时，还没来得及搬家，一个人住在南京一间临时住所，下班无事，就迷上了围棋。当时我刚知道活棋要做两个眼。王干也是单身，也迷上了围棋。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晚都泡在我那里下棋，第一天晚上弄清怎么做两个眼，第二天晚上就杀得人仰马翻。大家都不懂棋理，完全没有章法，却一下就是一夜。江苏文学界向来棋风很盛，其中最厉害的要数储福金了，他现在已是业余六段高手，在全国文学界稳坐第一把交椅。我曾写文章说他成就了一位作家，却少了一个国手。大家常找储福金下棋，当然没谁是他的对手。偶而会听某人说，我昨天把储福金赢了，但被让了几个子却闭口不谈。但是这样的氛围还是提高了大家的棋艺。王干属于那种才子棋，有时一步棋很臭，有时一步棋却异想天开，你根本想不到他会这样下。以前，我和王干棋力差不多，现在他有点厉害了，前不久还输给他一盘。到底他去了京城，不仅有和国手的对话录，而且据说还和常昊、古力下过棋，有点伪国手的味道了。下次再和他手谈，真要当心了。

王干是深刻的，又是单纯的，好玩的。这是个真实的人，热心的人，从不懂得掩饰自己。我们相交多年，互相引为知己。当我的《地母》系列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无土时代》写完后，我毫不犹豫地交给了王干，请他做责编。《无土时代》原名《木城的驴子》，有点调侃的意思，也很文学。但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潘凯雄不大满意，认为题目起小了，不能承受作品的份量。那晚我们一起喝酒，中国出版集团老总聂震宁赶来作陪，大家一齐想名字，还是王干说出“无土时代”这几个字，聂、潘二位一致叫好。我也很高兴。这名字的确提升了作品的内涵和品质。那天晚上，我们四人喝了三斤白酒，我喝醉了，回南京头疼十几天，打电话骂王干给我喝了假酒，他却大呼冤枉。后来证明，这的确是桩冤案。

2009.8.28

（本文作者赵本夫，著名作家，曾任江苏作协专职副主席）

带着生命体征和温度的文字(序二)

丁帆

三十二年前,因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文学评论》编辑部在昌平开办第一期文学评论研修班(后来被戏称为“黄埔一期”),让我去做班长,费振钟介绍那时还在高邮党史办工作的王干一同前往,起初我以为王干是一个老者,一见面却是一个大眼睛滴溜溜转的小年轻。无疑,王干是研修班里听课最认真、读书最勤奋(为了挑灯夜读贾平凹的《商州》,就熄灯问题与林道立差一点发生“武装冲突”)、写作最频繁的学员,这些都是他日后成名不可或缺的元素。当然,具备这些元素一般人都能够做得到,但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却是一个文学工作者对作品的高度敏锐性,所以用“机敏”一词来形容王干对文学世界感悟的敏锐性是比较恰当的,说它是王干的天赋也好,说它是王干的秉性也好,这样的性情会是一把双刃剑。

王干让我为他的这本评论集写序,可以看出王干性情中的另一面,用聪慧的大度来直面自己的人生,这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从事人文学科工作的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二十年前,那场文坛的“断裂”事件,王干被卷入其中,虽然他自己否认直接介入,但朱文和韩东当时和他来往密切,在心理上绝对是惺惺相惜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其事件本身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姿态表明了文学已然走到了分化的断崖口,他们和我们的态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这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大家认清了文学发展的走向;也从“断裂”作家群的沉浮之中,看清了一个个作家生命力的所在。包括王干本人的文学经历,也充分证实了一条文学的真理:除了文学的天赋以外,一个作家还得保有对文学的一份真诚,这个真诚就是对人性的尊重。

闲话不说,言归正传。王干的这本评论集是他几十年来专写江苏作家作品的集子,我数了一下,一共 30 余人。从老一辈作家高晓声开始,到中年的赵本夫、周

梅森、苏童、叶兆言、范小青、朱苏进……再到后来的“断裂”作家群，以及更晚一辈成名的作家，江苏知名作家基本上是一网打尽了。

说实话，一个评论家要展示自己一生的评论经历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当你将几十年前的文章都翻箱倒柜地寻找出来，再一次公布予众，总有明日黄花之憾，倘若尚有突破时代局限的文字留下一二，也就沾沾自喜了。显然，王干这些过期的评论当中是有一部分具有突破素质的，否则，他是没有底气拿出来的。我不想对王干的作家作品论进行逐一的评点，因为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不能说他对这些作家的评论不到位，而是认为这些评论虽然在当时是领风骚的，但是，一俟王干摆出了一副理论家的面孔来评论作家作品时，就会显得有些凌空蹈了。这就使我想起了与王干几乎同时出名的陈晓明来，用理论轰炸机来对作家作品进行全方位的扫射，那是陈氏评论的长项和专利，乃王干之所短；而王干所具备的长项又恰恰是陈晓明所没有的，那就是用比狗的嗅觉还要灵敏的那种特有的感悟或顿悟，去感受作家作品，也就是与作家一起走进生活的现场，去触摸和体悟那充满着毛茸茸质感的现实。

所以，我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在这一本书里，王干评论苏童的作品是最多的，其他人只是一篇，至多不超过三篇，而苏童却占了五六篇之多。究其原因，不管王干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之所以陷入了苏童评论的怪圈之中，就是王干的评论最适合对苏童作品做出最优质化的呈现与再造，无论他是出于对苏童作品的真爱，还是出于他本人对苏童笔下生活的热爱，我们都可以见出王干倾力为之赞叹的行状来，这一部分是其评论集中最精彩，也是最出彩的篇什，其根本缘由就是，他是用文学创作的语言和激情来书写这些带着生命体征的评论的。

像这样的语言才是最接近作家作品本意表达的独特语言，极具表现力：“苏童在先锋派作家中，以其语言丝绸般的柔和和光滑独具一格，他小说的语言时常可以自成一体，不必指向叙事。在《河岸》里，苏童始终保持这种语词的飞翔感觉，并时不时地向人物读者进行俯冲。《河流之声》那个章节里，能看出孙甘露式的语言修辞的天赋，但又没有脱离人物和小说的具体情境，结合得近乎完美。”王干多处提及苏童语词的“飞翔感觉”，只这四个字，就高度凝练而准确地概括出了苏童的语言风格，虽然是让人靠意会去感觉和体验作家的语言背后的玄机，但是足以让人感觉到另一种超越理性概括的准确性，因为它有一种感性的温度让你激动。

当然，像这样把感性认知和理性分析进行混合搅拌后，从“意象”感受上升到

“具象”分析的评论文字,也同样是精彩的:“苏童的小说也是圈,他使用灵性用感觉用色彩组成的神秘之圈,是用生命汁液浸泡出的意象之流,它自由地流动在心灵与大自然契合的那一瞬间,没有开始,没有结局,也没有高潮。它是流动的画面与流动的旋律溶合起来的诗潮,在这股诗潮里飘溢出桂花的芬芳、夜晚的宁静、历史的幽远和孩提的忧愁,我们必须调动自童年时代所保存下来的种种新奇的视觉、听觉、嗅觉、感觉去感受这种诗潮对我们感官的美丽的冲激,去体味种种意象里所潜藏着少年时代许多美丽的梦幻和看似轻淡实则沉郁的悲剧。也许,童年时光的种种诗意和感伤便由此涌上了你的心头,甚而至于笼罩着你,久久不离,像一个奇异的神秘的光圈。”在这里,既有调动文学意象的词语,也有分析概括的文字,二者交融,给人留下咀嚼回味的艺术空间。

毋庸置疑,一个评论家,不可能永远陷入文学创作的语词当中进行作家作品的分析,那样也就不能称其为评论了,我以为,在其他作家作品的评论中,王干对作家作品的概括分析的独特性未必十分准确,但是,在评论苏童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却是十分自然熨贴的,我之所以采用“熨贴”一词,就是要表达一个评论家能够在进入作品充分的体验过程中,发自肺腑的概括才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和升华的过程:“在1993年的一篇《苏童意象》中我曾将苏童小说分为三大类型,一是童年视角的记忆性的乡村叙事类型,一是关于女性生活的红粉系列,还有就是香椿树街的城市生活系列,后来苏童又增加了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这种分类,未必准确,但基本上能够概括苏童小说的重要特征,好的视角,细腻的心理,城市的变迁,成长的主题,历史的无奈,由此带来的人性的扭曲和伸张。”

分析人物同样如此:“这显然是在叙事,是在表现颂莲秋日烦乱的心绪和越来越乖戾暴躁的性格,所用笔墨不加心理分析,也没有变形夸张之处,是纯粹的写实的白描,但整副场景却给人意象性的阅读感受,具有一种强烈的画面感。这一方面是由于落叶本身在中外诗歌中特有的意象内涵唤起人们的阅读经验,另一方面苏童将其场景与叙事进行定格处理,便形成了一种意象块面,这种方式延伸了意象的内涵,也为白描灌注了新鲜的汁液。因而当《妻妾成群》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时,小说里的生活场景乃至色彩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入镜头。色彩本位论者曾认为张艺谋的电影艺术在于实现了故事的意象化,那苏童的小说则有异曲同工之妙。”无疑,这些都是王干评论文字中最干净,也是最出彩的地方,往往给人惊鸿一瞥的感觉。

这恐怕才是王干评论与其他评论家之间的区别所在。

可惜的是，王干蛮可以将这样的文本分析贯穿到那个与苏童有着同样感觉的毕飞宇的文本分析当中，但是他没有，这是他的失误吗？或许，他觉得一个苏童就耗尽了他的才华和灵敏，也就不难理解他没有把好友韩东的作品也纳入这样的文本分析之中，但对我而言仍觉得奇怪。尽管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但我还是不能理解：“我一直想为韩东的小说写一篇评论，但始终未能写好。我觉得韩东的小说在90年代是相当独特的，他的小说从形式上看不出什么奇异之处，甚至有些陈旧，但读下去，在那些近乎枯竭的文字缝隙间又发现处处暗藏‘杀机’，处处有埋伏，处处有意味。套用韩东的那首著名的《有关大雁塔》诗中的‘警句’，便是：关于韩东，我们又能说些什么？”无疑，感觉是对的，但为什么就不写呢？其实韩东的小说比他的诗歌还有嚼头，至今，其《障碍》《交叉跑动》等篇什中的细节描写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让人记住的往往是细节描写，被人记住就是一种成功。韩东有许多地方与苏童十分相像，王干却没有在这里充分展开他那充满激情的评论，确有遗珠之憾。

王干当初也非常看重朱文，也许有人认为朱文将来会成为“大师”而蛊惑了王干。二十多年过去了，摈弃一切前嫌，我还是仍然坚持我当初的判断：韩东的才华远在朱文和吴晨骏之上。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无需赘言，其实王干当时也意识到了这点，只是过于放大和夸张了朱文小说的长处，而忽视了一种小说家最大的忌讳与隐患，那就是对“历史的必然性”的疏忽，王干也意识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朱文的小说已经无懈可击了，恰恰相反，朱文小说中常出现的随意性因为把握不住‘飞’的冲动而失之过分，他在躲避生活的沉重的同时，也会同时丧失生活的厚实，很容易滑向浮泛和贫乏。作为游走美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朱文的路还刚开了一个头，他还要走很久。”可惜朱文也只是，也只能开一个头，他不能维系下去，除了缺乏心性上的定力外，少的就是对现实生活描摹的准确性和超越性。于是最后还是放弃了小说，去捣鼓电影去了，没有像有些人热切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大师”，历史做出了一切合理亦合情的注释。昙花已逝，铁树犹在。

三十多年过去了，文坛的风风雨雨会改变一个作家或评论家的命运，但改变不了的却是各色人等对文学的那份真情或是虚伪，这是我们每一个钟情文学的人都需要反思的问题。但愿王干揣着十二万分的虔诚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一直走到底，相信他是不会辍笔的。

是为序。

（本文作者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文学批评家，学者）

目 录

写在前面	/001
说不尽的王干(序一)(赵本夫)	/001
带着生命体征和温度的文字(序二)(丁帆)	/004
作家论	
苦涩的“陈奂生质”	
——高晓声新论之一	/002
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荒诞品格	
——高晓声小说新论之二	/007
悲剧:“人”的失落与发现	
——评周梅森的小说	/014
苏童意象	/019
融入幻境	
——朱苏进神话	/033
意义丧失之后	
——范小青近作拆析	/042
苏童叶兆言异同论	/053
逃离与返回的纸上漂泊	
——读斯好的随笔	/061
写实之纯	
——王明皓小说简评	/064

路上 船上 马上	
——朱文的游走美学	/067
落花时节又逢君	/073
枪毙小说	
——鲁羊存在的可能	/075
写出诗的骨感	
——关于马铃薯兄弟的诗集《声色与马》	/083

作品论

最后的先锋文学(外一篇)	
——评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	/088
《河岸》出版前后	/094
为了文本而放逐历史	
——评叶兆言的中篇小说《夜来香》	/099
冷面叙述的非战争故事	
——评朱苏进小说《欲飞》	/105
新写实在 1990	
——评储福金等新作	/109
非典是只鸟吗?	
——评张尔客的《非鸟》	/113
为情造文 质朴取胜	
——评苏子龙散文集《半世情》	/114
场景之外的场景	
——评赵刚小说	/117
对生存困境的预设和解构	
——简评张维随笔集《向》	/120
陈奂生之谜	/122
城市的巫歌	
——评丁蔚文	/124
城市目击:像卫慧那样像宁岛那样	/126

在意象的河流里沉浮
——苏童小说初论 /128

青春小说的滥觞
——评《桑园留念》 /135

作家印象

忆老梅 /142

有一种友谊叫对弈 /144

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范小青印象 /146

三人行 /154

头条韩东 /159

梁晴与猫和竹子 /161

赵刚小说中的情结 /163

杂家金实秋 /165

悼三老 /168

朱苏进审美三情结 /173

刘仁前《楚水风物》序 /176

庞羽的不俗 /178

《江苏作家论》后记 /179

弄潮儿向涛头立(附录)
——批评家王干 /181

作家论